

古今圖書集成

中国学术类编

文学典
上
(一)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文學典

第一卷目錄

文學總論

易經

詩經

春秋左傳

漢揚雄太元經

法言

白虎通

劉熙釋名

王充論衡

晉葛洪抱朴子

文學典第一卷

文學總論

易經

小畜卦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君子所積蓄者大則道德終始之業小則文章

才藝君子觀小畜之象以懿其文德又德方之

道義為小也

賁卦

賁亨小利有攸往來曰賁亨來而文剛故亨分剛

上而文采故小利有攸往來也又文明以止人文也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天文上富有剛柔交錯四干生消晝夜胡氏曰聖

人南面而立觀晝旦之星日月之天以知四時寒

暑之變觀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文則導以

禮樂風以詩書影以車服辨以采章而化成於天

下

章卦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象曰君子豹

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又張子曰虎變文章大故豹變文章小故豹吳

氏曰炳者如火日之光明也

繫辭下傳

物相雜故曰文

又相雜謂陰陽相雜猶青黃之相間故曰文

說卦傳

坤為文

又且象曰坤為文衆也物之生地至難而文

德配

信行

信有不新多積多文以為富

又積聚聚財也信以多學文章技藝為富不求

財積以利其身也又易曰經天緯地曰文故以

多文為富

又

禮記大學以知服近文章祇屬康閑

又博學以知服者謂廣博學問猶知長短先代賢

人言不以己之博學為誇也近文章祇屬康

閑者言儒者習近文章以自勝服使成己康閑也

又建安吳氏曰文章二字非止言語詞章而已聖

人盛德藏於中而光輝發於外莫之文思辭之文

明孔子稱堯曰煥乎其有文章子貢曰夫子之文

章皆此之謂也至於二字之義則五色錯而或文

黑白合而成章文章者猶然有文之謂章者猶然有

章之謂章猶然也六經論言之文章皆取其自

然形見者後世始以筆墨著述為文章聖賢之所

謂文章者異矣

春秋左傳

襄公二十五年

仲尼曰志有之文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

言之無文行而不遠

又志古者足於成也言雖得行猶不能及遠

漢揚雄太元經

文

三

二方三州一部一家

文

地元陰宋一火下中象漢卦

陰欲其實陽散其文文質並重萬物繁然

行屬於火謂之文者言是時陰氣散其形質陽氣

發而散之華質彰炳然有文章故謂之文之初

一日人是宿四度

古今圖書集成

初一給簡何纓玉貞

一爲下人隱於九鼎之中下而懷文章尚於素朴人其知之自守如王故曰玉貞也

謝曰給簡何纓文在內也

衣繡尚纓故文在內也

大一文辭質否

二爲平人不仕不隱故文辭也文辭守質不樂進道故否也

謝曰文辭質否不能俱時也

文質不同故不兼時也

次三大文猶樸乎似不足

木故稱樸樸而質素故似不文也似者非不足故稱人文也

謝曰大文猶樸質有餘也

文如不足故有餘質也

大四楚如郊虎豹文如匪人之亨否

家性爲文四西方也故稱虎豹虎豹獸類也虎豹之獸以其文貴爰師者文盛貌也雖其文盛猶不及天文以五行也

謝曰楚邪之否美足舉也

不足以比天文也

次五炳如彪如尚文略如中服肅如

五虛天位車服以肅揀位正炳如也順其本性彪炳有文爲國之光故昭如也

謝曰彪如在上天文炳也

文章自然彪炳可法也

次六此文無范恣於用

鴻大也范法也六爲宗廟宗廟之中禮以輔成在文之世故曰文章與然故無法也

謝曰鴻文無范恣恣往也

如川之流從所投也

次七雄之不羈而難繫

七爲雄進有文章而遠在野難而殺食退而保境

謝曰雄之不羈難而難繫

建其本性也

鴻大也范法也六爲宗廟宗廟之中禮以輔成在文之世故曰文章與然故無法也

謝曰鴻文無范恣恣往也

如川之流從所投也

次七雄之不羈而難繫

七爲雄進有文章而遠在野難而殺食退而保境

謝曰雄之不羈難而難繫

建其本性也

謝曰雄之不羈難而難繫

建其本性也

謝曰雄之不羈難而難繫

建其本性也

謝曰雄之不羈難而難繫

建其本性也

謝曰雄之不羈難而難繫

建其本性也

謝曰雄之不羈難而難繫

建其本性也

謝曰雄之不羈難而難繫

建其本性也

謝曰雄之不羈難而難繫

建其本性也

謝曰雄之不羈難而難繫

建其本性也

謝曰雄之不羈難而難繫

建其本性也

謝曰雄之不羈難而難繫

建其本性也

謝曰雄之不羈難而難繫

建其本性也

謝曰雄之不羈難而難繫

建其本性也

謝曰雄之不羈難而難繫

子小人之所以動情乎

班固白虎通

三正篇

質法天文法地故天爲質地受而化之養而成之故曰文

劉熙釋名

釋言篇

文者會衆象彩以成錦繡會衆象字以成辭義如文繡然也

王充論衡

佚文篇

孝武皇帝封弟爲魯恭王恭王壞孔子宅以爲宮得佚尚書百篇三百春秋三十篇論語二十一篇關

紃歌之舞皆復封於上言武帝武帝遣史發取古經論語此時皆出搜傳也而有關紃歌之聲文當與於

漢書樂府關之祥也當傳於漢漢祿繼聖之中恭王聞之聖王祇酌紃歌之衆此則古文不肯掩藏侯以

爲符也孝成皇帝漢自魯尚書博士郎更其能候却微天下能爲尚書者東海張霸通左氏春秋案百篇

序以左氏訓詁造作百一篇篇成奏上成帝出祕尚書以考校之無一字相應者成帝下勅於更史當器

卒大不謹敬成帝奇勳之才校其筆亦不減其經故百二篇書傳在民間孔子曰才雖能推精思作經百

篇才高卓遠希有之人也成帝敕之多其文也雖森非真大序篇句伏傳事類有似真故不燒滅之真

一橫相連以書者十數札其紀長更文成可觀讀成滿意百不能一破霸推精思至於百篇漢世實類成

文學典一

帝敕之不亦宜乎楊子山爲郡上計吏見三府爲京
半傳不能成歸郡作上孝明帝之徵在蘭臺夫以三
府據史最難成亦不能成一轡子山成之上覽其文
子山之傳豈必善是傳聞依爲之有狀會三府之士
終不能爲子山爲之斯須不離成帝故依斯豈不有
以說孝武之時詔百官對策董仲舒策文最善王莽
時使郎更上策則子山策尤美美蓋不空才高知深
之驗也易曰聖人之情見乎辭文辭美惡足以觀才
未平中神董策孝明詔上諸百官領上文皆比
石石唯張固賈逵傳殷璠侯溫五頌金玉文章
爲夫以百官之衆郎更非一唯五人文善非奇而何
孝武善子虛出游獵子虛東從使長卿桓桓山于其
作史書所不能盡顯文所不能成句則武帝何會成
帝何欲故曰玩揚子雲之篇樂於居千石之官挾桓
君山之君富於舊籍額之財韓非之書傳在秦庭始
皇嘆曰獨不得與此人同時降賈新誦每奏一篇高
祖左右稱曰萬歲夫嘆思其人與喜稱萬歲豈可空
爲歲哉其美惟氣發於內也候氣變者於天不於
地天文明也衣裳在身文善於本不在於末夫法天
也察事理者左不觀右左文明也古在右不觀左右
文明也易曰大人虎變其文炳君子豹變其文蔚又
曰觀乎天文觀乎人文此言天人以文爲觀大人君
子以文爲操也高祖在母身之時思於浮陵蛟龍在
上龍絲紗縷及起楚望漢軍氣成五采將入咸陽五
星聚東井星有五色天或者增泰滅其文章欲漢興
之故先受命以文爲瑞也忌人提意而後求道始皇

前漢韓非之書後思李斯之說韓五經之文設挾書
之律五經之儒抱經應應伏休之徒蓋藏土中珍寶
聖之文無善深重則不及孫李斯劍劍身伏五刑漢
興易亡秦之執劍李斯之跡高祖始令陸賈造書未
與五經惠景以至元成經書並修漢朝都都麻語所
間執與亡秦王莽無道漢書起起疊疊廢文書
散尤武中典修存未詳孝明世好文人並散圖書之
官文雖會聚今上即令詔求亡失賈捐以金安得存
有好文之聲聲處既遠所聞散賈周顧近諸子存
焉漢興以來傳文未遠以所聞散賈周顧近諸子存
煥炳都都盛於斯天晏時有星長庚燭人姓奇者
掌文靈炳漢今爲盛故文繁榮也孔子曰文王既歿
文不在茲乎文王之文傳在孔子孔子爲漢制文傳
在漢也受天之文文人宜遵五經六藝爲文諸子傳
書爲文造論著說爲文上書奏記爲文文德之操爲
文立五文在世皆當賢也造論著說之文九宜勞焉
何則發憤中之思論世俗之事非徒復古經緯故文
也論發憤中之思論世俗之事非徒復古經緯故文
也論發憤中之思論世俗之事非徒復古經緯故文
秦之際諸子並作皆論他事不煩主上無益於國無
補於化造論之人煩上煩國國樂傳在千載主德榮
威日月非通諸子書傳所能並也上書陳便宜奏記
薦吏士一則爲身一則爲人繁文麗辭難上書文德
之操治身先行拘利爲私無爲主者夫如是五文之
中論者之文多矣則可尋明矣孔子稱曰唐虞之
際於世爲最周之德其可謂至德已矣孔子周之文
人也設生漢世亦稱漢之至德夫趙他王南越俗主
滅使不從漢制其路惟能沉溺俗陸賈說以漢德

理學編編文學典第一卷文學總部

禮以齊風心骨醒悟感然起坐世儒之愚有地儒之
惑鴻文之人陳陸賈之說觀見之者將有默然起坐
趙他之悟漢氏浩氣不有殊卓之聲文人之休國之
符也豈豐屋知名家賈書水知都都鴻文在國聖世
之驗也孟子相人以眸子爲心清則眸子瞭者目
文瞭也夫儒國占人同一實也國君聖而文人聚人
心惠而目多未疎蹈文錦於泥塗之中聞見之者莫
不痛心知文錦之可惜不知文人之富貴不道儒之
天文人文世從謂調弄弄華爲美觀之觀衆觀人之
行傳人之名也善人顯被恩恩爲善人惡人惡力自
禁最然則文人之舉動善惡也雖法所以章善即
以善惡也加一半之誼人猶動惡聞知之者莫不自
勉況極華墨之力定善惡之實言行舉動文以千數
傳流於世成爲丹青故可尊也揚子算作法言蜀富
人費錢千萬願獻於書子雲不聽夫富無仁義之行
園中之鹿欄中之牛也安得妄載班叔皮續太史公
書載鄉里人以爲惡戒邪人枉道違墨所彈安得經
諱是故子雲不爲助助叔皮不爲恩恩後人之筆而
已公矣賢聖定應於華華華華華華華華華華華
之見以正爲安宜安記足蹈於地跡有好醜文集於
情志有善惡故夫占跡以瞻足觀文以知情詩三百
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論衡篇以十數亦一言也曰
疾虛妄

善解篇

或曰士之論高何必以文爲曰夫人有文實乃成物
有華而不實有實而不華者易曰聖人之情見乎辭
出口爲言集札爲文文辭施設實情敷烈夫文德世

有人能令其行可恕不能使人必法已能令其言可行不能使人必不取之矣

或曰古今作書者非一各穿鑿夫經之實傳遠聖人實說謂之經緯比之下肩故曰經緯滿車不成爲道玉屑滿囊不成爲寶前人近聖猶爲經緯況遠聖從後復重焉者乎其作必爲妄其言必不明安可採用而施行答曰聖人作其經實者造其傳述作者之意採聖人之志故經須傳也俱賢所爲何以獨謂經傳是飽書記非彼見經傳傳經之文經須而解故謂之是他書與書相連遠遙緒緒故謂之非若此者雖是於五經使言非五經雖是不見聽使五經從孔門出到今常令人不識滅謂之誠一信之可也今五經遭亡秦之害復賴李斯之橫議燒燒禁防伏生之休抱經深藏漢興收五經經書缺滅而不明篇章衆散而不具蠹蝕之章各以私意分拆文字師徒相因相授不知何者爲是亡秦無道敗亂之也秦雖無道不燔諸子諸子尺書文籍具在可觀讀以正說可知似以示後人後人復作翻前人之造也夫俱鴻而知皆傳記所據文義與經相悖何以獨謂文若失經之責由此言之經缺而不充者無依本經有遺篇折衷二者孰與最易最難事象諸宋氏以爲篇須不增補待民十四經有據篇草乃成尚書春秋宋按史記史記與無異書以民事一息六經之作皆有據由此言之書亦爲本經亦爲末失事實本得道首折衷一若孰爲正解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經誤者自諸子諸子尺書文明實是說章句者終不主解扣明師師相傳初爲章句者非通覽之人也

案書編

董仲舒著書不標子者意殆自謂通諸子也漢作書者多司馬子長揚子雲河漢也其餘漢淵也然而子長少聰中之說子雲無世俗之論仲舒說道術奇矣北方三家向矣蓋書云董仲舒我書蓋孔子言也讀之者或爲亂我書者猶亂孔子之言也或以爲亂者理也理孔子之言也共一亂字理之與亂相去甚遠然而讀者用心不同不省本實故說誤也夫言煩亂孔子之言才高之語也其言理孔子之言亦知奇之言也出入聖人之門亂理孔子之言子長子雲無此言焉世俗用心不實書事失情二語不定轉側不安案仲舒之書不違儒家不及孔子其言煩亂孔子之書者非也孔子之言不亂其言理孔子之言者亦非也孔子曰師擊之始開難之風洋洋乎盈耳故亂者於孔子言也孔子生周始其本仲舒在漢終其末蓋也皮壞太史公書蓋其義也賦頌篇下其有亂曰章蓋其類也

顏淵曰舜何人也子何人也五帝三王顏獨獨慕舜者知已步騭有同也知德所慕默識所追同一實也仲舒之言道德政治可嘉美也實定世事論說世疑恒若山莫上也故仲舒之文可及而若山之論難追也與與衆馬絕跡或蹈襲幾有焉於此足行千里終不名遠者與騷毛色異也人於此文偶仲舒論次若山終不同於二子者姓名殊也故馬數千里不必備駟人明賢知不必孔聖何以驗之若山之論難追也兩刀相利利鈍乃知二論相訂是若乃見是放諸非之四體相寬之鑿微若山新論之類也世人或疑

言非是偽論者實之故難爲也卿決疑訟欲定難罪是非不決曲直不立世人必謂靜默之吏才不任職至於論不勝全疑兩傳并紀不宜明處孰與到破渾沌解決亂絲言無不可知文無不可曉蓋案孔子作春秋末耄毛之善說微分之意可獲則異以明其行善可貶則明其惡以顯其操新論之義與春秋合今也夫俗好珍古不實今謂今之文不如古者古今一也才有高下言有是非不論善惡而徒貴古是謂古人賢今人也案東晉鄭伯希臨淮袁太伯袁文術會稽吳君周長生之輩位雖不至公卿誠能知之養業文雅之英雄也觀伯奇之元思太伯之易章句文術之成銘君高之越縱錄長生之洞歷劉子攷揚子雲不能過也善才有淺深氣有古今今文有偽真無有故新廣陵陳子顯頗方今尚書郎班固蘭臺令楊終傳較之徒譚無章賦詠蔡文詞楚辭賦象屈原賈生奏策唐林谷永並以觀好其美一也當今未顯使在百世之後則子政子雲之黨也雖非若書李斯系以言事揚子雲作太元侯鍾子隱而宣之非斯同門雲輔朝朝觀前見不爲古今變心易意實事食善不違爲術併用以述相輕好奇無已故奇名無窮揚子雲反離騷之經非能盡反一篇文往往見非反而擊之六略之錄萬三千篇雖不盡見指趣可知略借不合義者案而論之

對作篇

或問曰實聖不生世必有以用其心上自孔聖之黨下至荀孟之徒教訓必作垂文何也對曰聖人作經終傳記匡濟遠俗民使之歸實誠也案六略之

古今圖書集成

蓋萬三千篇增著清惡則載國拓境設邊曼期便道
善歸正道焉凡子作春秋明民弊也故其末宅毛之
善貶僂介之惡除亂也及諸止人通決一道德所以
除神理之俗者悉其當致大防決不備有未變之
善國解不結有識大之思是故周不替明民不文
薄民不文薄春不文楊墨之學不亂禮義則孟子
之傳不遠禮國不小弱法度不壞則韓非之書不
為高州不得天下焉上之計未特則陸賈之語不
秦業事不大有凡論不壞亂則桓彥之論不起故夫
賢聖之興文也起事不空焉因不安作作有益於
教化有補於止故漢立蘭臺之官後秦其書以考其
言漢仲舒作通論之書賴言吳興政治所失書成文
具表在漢室主父偃之誅秦其書天子下仲舒於
史而謂之下愚仲舒當死天子赦之夫仲舒言災異
之事孝武猶不罪而韓其身況所論無禍忌之語核
道實之事收故實之誦乎故大賢人之在世也進則
盡忠宣化以明朝廷退則稱論說以覺夫俗俗也
不知運則立道經焉非論者不道救則迷亂不覺悟
是故論衡之述也起艱難並失百虛妄之言勝真美
也故虛妄之語不顯則華文不見息華文放流則實
事不見用故論衡者所以登輕重之言立真偽之平
非苟調文飾辭為奇偉之觀也其本皆經人問有虛
故虛思快心以惑世俗俗之性可奇怪之語說虛
妄之文何則實事不能快意而虛妄驚耳動心也是
故才能之工好談論者增虛實事為美盛之語用筆
墨者造生空文為虛妄之傳聽者以為真然說而不
合實者以為實事傳而不絕不絕則文載竹帛之上

不合則誤入實者之耳至或因而稱師賦虛偽之說
與咸佩崇虛妄之書明謂然否疾心傷之妄能不
論孟子傷楊墨之議大尊儒矣之論引平直之說實
是抑非世人以為好辯孟子曰子豈好辯哉予不
得已今吾不得已也虛妄顯於真實誠亂於偽世人
不悟是非不定紫朱雜亂互玉雜珠以情言之豈吾心
所能忍哉論衡乘者世感而呼車則憤發心忠上士
危也夫論衡者憫世愛俗而申懷憤發心忠上士
精神而幽遠魂胸中之靜氣故年振奇辭無益於性
禍重於類同違負黃老之教非人所食不得已故為
論衡文露而旨直辭義而實其政務言治民之道
論衡諸篇實俗間之凡人所能見與後作者無以異
也若夫九虛三增論死訂鬼世俗所久惡人所不能
覺也人君遭弊改教於上人臣惡惡作論於下實得
則上教從矣其格達惑之心使知虛實之分實虛之
分定而後華偽之文滅華偽之文滅則純誠之化日
以學矣

或曰聖人作辭者述以賢而作者非也論衡政務可
謂作者非曰作也亦非述也論衡者述之大也五
經之典可謂作矣夫史公贊劉子政序班校皮傳可
謂述矣桓君山折論郭伯奇檢論可謂論矣今觀論
衡政務相類之二論也非所謂作也述遠更焉前始
未有若吾讀作若然作非作也也易言伏羲作八卦
前是未有八卦伏羲造之故曰作也文王圖八卦演
為六十四卦曰衍調論衡之成篇曰作也又非
也六十四卦以狀衍增益其卦益其數多今論衡就
世俗之書訂其真偽辨其實虛非造始更為無本於

前也儒生就先師之說詰而難之文吏就獄卿之事
覆而考之謂論衡為作儒生文吏謂作平上書秦記
陳列便宜欲補政今作儒生書秦書秦記說符胸臆
文成手中其實一也夫上書謂之秦書秦記諸其名
謂之秦書是初至年中州牧獻新川汝南民流四散聖
主憂懷詔書數至論衡之入秦記郡守宜禁者侈以
備困乏言不納用退題記華名曰備多酒樂五教生
起盜賊沉湎酒放遺賊不絕秦記郡守禁民酒退題
記華名曰禁酒由此言之夫作書者上書秦記之文
也記謂之述作上書秦記是作也書之秦而楚
之播帆雲之春秋人事各不同也易之乾坤春秋之
元陽氏之元上氣變不均也由此言之唐林之秦谷
末之章論衡政務同一難也漢秦極華墨之林實論
之遠漢末尤多陽城子張作樂揚子若遠元一經發
於秦下讀於闕被車絕驚耳不迷而作材疑聖人而
漢朝不識況論衡細說微論解釋世俗之疑紛照是
非之理使後述曉見然否之分恐其廢失著之而顯
組織章句之說先師解說之類也其言神鬼與劉伶
傳俗傳然虛偽書放流實通之人疾之無已孔子曰
詩人疾之不能欺丘疾之不能伏是以論也主亂於
石人不能別或若楚之王尹以玉為石卒使下和受
別足之誅是反為非虛傳為實安能不言俗傳既過
俗書又偽若夫鄭衍謂今天下為一州四海之外有
若天下者九州淮南書言其工與顛項爭為天子不
勝怒而觸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維絕時十日並
出堯上射九日魯陽戰而日暮援戈麾日為卻還
世間書多若等類浮妄虛偽沒實正是心清道華

手操安能不論論者之以心放之以事浮虛之事
概立論驗若太史公之書操許由不隱棄太子丹不
使日再中讀見之者莫不稱善政務為郡國守相縣
邑令長陳通政事所當務欲令全民立化奉綱國
思論衡九道三增所以使俗務實誠也論衡訂鬼所
以使俗務實也孔子理虛虛後被信做者不省劉
子政上薄葬葬送禮者不約先武皇帝草草葬焉為
明器者不惑何世書俗言不載信死之葬改漢之也
今著論死及死偽之謂明死無知不能為鬼其說覽
者將一掩其利害而徒識其逆作是則貪誦之徒有非
世本十五策皆受實也故夫有益也雖作無害也雖
無害何補古有命使采爵欲觀風俗却下情也詩作
民間聖王可云放民也何發作因葬其身段其時
乎今已不然故詩傳亞今論衡政其葬時也其望
兒笑面云有過斯量論衡之書所以興也且凡違作
之過意其言妄而誇辭也論衡實事疾妄齊世宜漢
懷國論得盛衰須頌之言無誇誇之辭違作如此可
以見於罪矣

自紀

王充者會稽上虞人也字仲任其先本執郡元城一
姓孫一姓世嘗從軍有功封會稽亭亭一歲食卒國
絕因家焉以農桑為業徙處上虞是武三年充生為
小兒與僮僮遊戲不好弄僮僮好掩雀捕蝶戲發
林鹿充獨不肯父奇之六歲教書志思仁順謹敬具

魯於社叔事有巨人之志父未嘗督母未嘗非問里
未嘗讓入處出於會稽書館小僮百人以上皆以過
失相讓或曰書館得充書日還又無過失手書既
成辭師受給師尚書日限千字經明能教諸師而專
門後學而求有所讀文書亦日博多才高而不尚苛
作口辯而不好談對非其人終日不言其論說始若
驚於衆極其終衆乃足之以舉著文亦如此焉操
行事上亦知此焉在舉位至功曹在郡尉位亦
操功曹在太守召別孫五官功曹從事人州為從事
不好敘名於世不過利害見常言人長布言人短
專屬未達解已進者過及所不善亦弗善有過不辨
亦弗復詆能稱人之大過亦弗夫人之短非好自周
不肯自彰數以行操為基恥以村能為名衆會平坐
不問不言賜見君將不及不對在鄉里慕伯玉之
節在朝廷食史子魚之行見汗傷不肯自明位不進
亦不懷恨貧無一畝底身志佚於王公無斗石之
秩意若食肉雖得官不欣失位不恨感遇樂而欲不
放居貴苦而志不徙漢置古文甘問異言世書俗說
多所不安處處獨居考驗實虛
充為人清重遊必毋友不好交交友位雖數卑年
雖幼推行苟離俗必與之友好僚友雅徒不泛結俗
材俗材因其微過苛待之然終不自明亦不非怨
其人或曰有良材奇文無罪見陷胡不自陳羊勝之
徒摩口舌舌郎陽自明人欲復出胡有全元之行不
宜為人所欲訾訾則數自伸不宜為人所屈各曰不清
不見屈不高不見危不盛不見敗不盈不見虧士莊
多口為人所陷蓋亦其宜直道放自明惟退故自陳

理學集編文學典第一卷文學地部

吾無好情故欲無言羊勝陰謀或使之也鄧通得見
或拔之也孔子親命王于首天吉凶安能不在於人
昔人見之故師之於命委之於時特修德修德所趨
尤福至不謂已所得福到不謂已所為故修德者不
為量時退志不為虧不據順以求盈不違順以趨平
不慕智以干祿不辭賢以明君不貪進以自明不慕
退以移人同安危而齊死生均古固而一致成道十
羊勝謂之無傷勸歸於天故不自明
充性恬靜不貪富貴為上所知拔擢舉天不辜高官
不為上所知貶謫置而不舉下比其為舉更無所操
避或曰心雖而行易好友同志仕不得意則隱行
世何故放答曰可放故者其過孔子孔子之仕無所
避矣為舉困受更無於已之心為司空相國無悅懷
之已將辭歷山若終不竟及受免職若卒自得免
之不量不愚辭之不量恥名之不白不慕位之不
垂綬與凡同橫明月與珠同耀豈有一實之實不害
為世所同世能知善雖離爵不能別白雖尊有尊
處卑其尊尊位位與貴比德斯可矣

俗性貪進忽意收成欲充升進在位之時衆人環
附辭退居有故無去志俗人之慕居故居作讓
俗節義十二篇其俗人觀書而自覺故還其文策
以俗言或讀讀之淺答曰以聖典而示小雅以雅言
而說丘野不得所機無不道有故無去志辭於趙而
李兌不說商鞅以王說秦而孝公不用夫不得心意
所欲雖盡辭辭之言猶飲牛以酒喚馬以脯也故鴻
麗深懿之言聞於野而不通於小不得已而強語
習者少孔子失馬於野野人聞不與子貢妙稱而怒

古今圖書集成

馬周蓋然而歸俗稱算之言勉以鴻溝之文籍和神仙之藥以治飢歎制穀孤之藥以取新藥也且雖有所不為事有所不決斷決知事不必舉周調和蔡非不使易牙問楚之藥不用郢都醫氏之記不恃大牛既有不須而不宜牛刀割雞舒枝采葵枝欲救者盜盎的后大小失宜善之者希何以爲辯喻深以淺何以爲智喻難以易賢聖銓材之所宜故文能爲深淺之差

不得其宜不蔽其勢楚苦惡不勝所趨故政務
之書又傷備書俗文多不實誠門進人之書夫實
聖紀而大興分庭其殊態各自闢門遠人觀覽不能
訂登通傳授羣芳其取在百歲之前歷日彌久以
爲皆古之事所言近是信之人書不可自解故作實
論其文盛其辭浮華虛僞之語其不澄定淺華虛
之文存教亂之機橫流失之風反愈熾之俗

充形彰而易觀或曰口辯者其言深率敏者其文冗
業經藝之文實聖之言鴻重疊難離難曉諸世觀之
者謂古乃下意實聖之材鴻故其文飾與俗不通玉
璽石間珠璣魚腹非玉玉珠璣其能求實物以隱
形不見實語亦宜深疑經測斷師之書欲悟俗人故
形露其指爲分別之文論衡之書何爲復然豈有淺
淺能不能爲擅何文之祭典後經諸珠孰微也客曰
玉璽石間珠璣魚腹故爲深覆及玉已剖於石心珠
光出於魚腹其隱乎劉君文未集於簡札之上藏於
胸臆之中猶玉璽珠璣也及出於我簪簪玉剖珠出乎
烟若天文之照順若地理之瞭然甚隱微盡可名處

且名白以自定也。論衡者論之平也。口則稱在明官。筆則務在露文。高士之文。雅言無不可。視指無不可。諸觀讀之者。慨然若官之。開目聆然若響之。通耳三。年。自子卒。見父母。不察終相。藏安肯說。昔。暉。尸。樹。無。而。歷。長。所。居。昭。恥。人。莫。不。知。使。樹。不。巨。而。隱。遽。不。是。而。匪。以。斯。示。人。竟。皆。猜。恐。人。面。色。部。七。十。有。餘。頰。眼。明。潔。五。色。分。別。隱。微。至。喜。音。可。得。發。占。射。之。者。十。不。失。一。使。面。黝。而。黑。顴。垢。重。髮。而。覆。額。占。射。之。者。十。而。失。九。夫。文。由。語。也。或。淺。露。分。別。或。深。迂。優。雅。孰。爲。辯。者。故。口。言。以。明。志。言。忌。誠。遠。故。著。之。文。字。文。字。與。官。同。趣。何。爲。嘗。當。屏。閉。指。意。欲。當。嫌。事。辭。決。疑。事。渾。

池曉曉與彼分明可知孰否見更夫口論以分明爲分辯以扶擧爲通吏文以昭察爲風深懷典雅指意懇親唯歎頌耳梳櫛之文實聖之語古今言殊四方談異也當言事時將藉隱使指問隱也後人也晚世相離遠此名曰語異不名曰材端鴻文讀之難曉名曰不巧不名曰知明秦始皇讀非之書嘆曰猶獨不得此人同時其文可敬故其事可思如深淵優雅須師乃學校之於地何暖之有夫筆者者彼其易曉而難爲不貴難知而易造口論捨解分而可聽不務深迂而難磨子相實以眸子明瞭者舉文以

充實違於俗或難曰文責夫顧合衆心不違人意
百人讀之莫離千人聞之莫怪故管子曰官室滿堂
言室滿堂今殆說不與世同故文則於俗不合於衆
答曰論貴是而不務華事尚然而不高合論說辨然
否安得不爾常心逆俗耳衆心非而不從故喪蠶其

而己何辯之有孔子待坐於魯東公賜桃與栗孔子先食栗而後桃可謂得食序矣按左右皆掩口而笑貫伯之曰久也吾嘗猶孔子之厚食也俗人違之猶左右之掩口也善歌歌於鄉爲人慕雖舞於鄉爲不好幾幾之美五霸不肯觀孔聖之舞季孟不肯隨車危之計關於閭巷樹世之言實於品俗有美味於斯俗人不嗜易牙甘食有寶玉於是俗人投之下和佩劍孰是與非可信者誰離俗相背何世不然而魯文逆祀時者五人輩皆是之譚高士不食俗夫不好惡衆之善賢者欣願惡者過轍

充當不能稱美或曰曰吾得吾筆無文亦必爲
好言必勝以巧言勝於其則事味於文文樂於目則
好言於手故巧言無不慕樂文無不爲今新書既在
論衡說俗爲臭又不美於目不悅於耳雖謂音節
無不悲易牙和磨有無聲味則通人造書文無理
被呂氏淮南趨於市門觀之者無嘗一言今無一
書之美文雖衆處皆名觀致客曰夫樂實者不責聲
同行者不飾辭豈多聲矣哉林多枝爲文欲顯
比其爲安能令文而無聲致駭人搖尾不得好辯
論是非豈不得巧而無理哉不暇問深潭淵淵不
暇忘手言森森指指如道得甘文啍啍惹惹小羽
數千觸橡皮太平間然然道畢決出萬大興必有濃
味至寶必有瑕玃大簡必有大好及工必有不巧然
則辯言必有所用通文發有所顯言全由實家起文
實自賤室出淮南呂氏之無累害所由出者豈富官
貴也夫貴故薄勢於市富故有千金則觀讀之者惶

恐異思雖乖不合焉敢違一字

充實既成或指合於古不類前人或曰謂之飾文偶辭或指成或指或指謂之論道實事要理文給甘酸澀於經不驗於傳不合情之子長不當內之子雲不入文不與前相似安得名佳好精工巧答曰飾貌以類類者大形調辭以類似者失情百夫之子不同父母種類而生不必相似各以所稟自為佳好文必有與合然後稱善是則代匠斷不傷手然後稱工巧也文士之務各有所從或調辭以巧文或飾貌以實事必謀慮有合文辭相類是則五帝不異其三王不殊其美也美不不同而皆佳於目慈音不共聲皆快於耳適體其氣飲之皆醉百發珠味食之皆飽謂文當與前合是謂辭類當復八采為目當復重雕充實文重或曰文貴約而指通言尚省而趨明辭士之言要而達文人之辭事而章今所作新書出萬言繁不省則讀者不能盡讀非一則傳者不能領被錄人之名為多為不善詩約易言文重難得王少石多者不為珍說少魚樂少者為神答曰有是言也蓋事言無差而華文無寡為世用者百篇無害不為用者一章無差如皆為用則多者為上少者為下累微千金比於一百為富者蓋文多勝寡財寡勝貴世無一登吾有百篇人無一字吾有萬言執者為賢今不曰所言非而云華多不曰世不好而云不能領斯蓋吾書所以不得省也夫宅舍多土地不得小戶口眾則難不得少今夫買之事多華虛之路衆指實定宜稱事之言安得約徑釋非之一書一條無異指以十第文以萬數大形大末不得稱事衆文不得稱

事衆文健木大魚多帝都般多王市肩摩書畫文重所論百種按古太公望近董仲舒傳作書篇百有餘吾書亦擬出自而云華多蓋謂所以出者微毀壞之者不能不護呵也河水沛沛比夫衆川孰者為大臨蘭聖厚稱其出於異為多者

充仕數不偶而從者書自記或虧曰所貴鴻材者仕宦偶合身容說納事成功立故為高也今吾子評世落魄仕數數斥材未練於事力未重於職故徒幽思鴻文著記美言何補於事力多故以何越乎答曰村鳩文過孔子孔子不容斥逐伐樹接濟見園前迷困陳陳門徒菜色也今吾村不遠孔子不偶之厄未與之等偏可輕乎且達者未必知窮者未必愚愚者則得不遇夫之故夫命厚祿善人許願命薄祿惡奇俊落魄必以偶合稱材德則大專城食土者村實孔聖身貴而名賤則居卑而行墨食子鍾之錄無一長之益乃可敬也若夫德高而名曰官卑而祿治非村能之過未足以為累也士顯與貴其體不舉與賜同衡舉與喪俱旅不食與賤比達高士所費不與俗均故其名稱不與世同身與草木俱朽旋與日月並影行與孔子比肩文與揚雄為雙吾榮之身通而知困官大而德細於彼為榮於我為累偶合容說身筆體伏百載之後與物俱歿名不流於一嗣文不遺於一札官雖傾有文德不豐非吾所感從汪漢而淵懿知滂沛而盈溢華麗流而雨集言落瀟而泉山富材美知費行筆志體列於一世名傳於千載乃吾所謂異也

理學編文學典第一卷文學總部

籍之通籍者鴻臚之論無所附登不為高夫氣無漸而卒至曰變物無類而妄生曰異不常有而忽見曰妖說於衆而哭出口怪言子何祖其先不載況未嘗屢屢浮出儒門吐論數千萬言宜為欲變安得賣斯文而多賢答曰為無世風皇皇無無麒麟人無祖聖賢物無常嘉珍才高見思慮時而然士貴故孤與物貴故獨善文執常在有以於賢是則雖泉有故源而嘉禾有根根也超奇之士兒何備之難生度不與俗協庸庸不能能是故罕登之說記於辭籍希出之物動於諸君五帝不一世而起伊望不同家而出下聖殊跡百數與賢士貴權材而俱興不因高據以顯達母賴微辭無庸備性祖渴渴濟濟不勝奇人鮮惡為聖聖頑頑神伯牛喪疾仲弓虛全頹路磨固同保超倫孔聖祖恩丘聖聖賢賢楊場不通卓有千雲桓氏稱可通出若山更高於元故能著文

充以元和三年從家辭歸揚州郡丹陽九江江後入為治中村小任大職在刺刺華札之恩歷年幾廢章和二年罷州家居年漸七十時可懸東仕路隔絕志窮無如中若有否然身有利害髮白齒落日月磨滅傳倫獨索辭所恃賴貧無供養志不樂快履履再再庚辛城際離離終祖恩餘涕涕乃作養性之書凡十六篇養性目寸適食則酒閉明憂憂務自保適福服藥引導應其性命可延斯須不老既既無還幸若示後惟人性命長短有期人亦物物生一黃年歷但記與使君之新入黃泉消為土灰上自黃泉下碌泰漢而來折衷以實道折理於通材如衡之平如鑑之開幼老生死古今罔不詳諒命以不延吁歎悲哉

第六二一冊之〇五葉

晉書抱朴子

約世

或曰古之著書者才大思深故其文麗而難曉今人
意淺力近故其文易見以此易見比彼難曉猶瀟瀟
之方江河煙淫之並當惜矣故水不發難致遠山則不
得洪流以東漸書不出英俊則不能備致遠之弘願
焉抱朴子曰夫論書尤者不可問以九陰之無外習
拘拘者不可管以拔萃之獨見蓋往古之士匪鬼匪
神其形器雖冷然其精神布在乎方廣情
見乎辭指歸可得且古書之多隱未必昔人故欲難
曉或世異語變或方言不同皆足難曉理藏積久簡
編朽蝕亡者多或雖讀殘缺或脫去章句何以難
知假若至深耳且夫尚書者政事之集也然未若近
代之優文詔策軍書奏議之清富曉脫毛詩者華彩
之辭也然不及上林羽獵二京三都之壯麗博富然
則古之書能勝今之作者何也守株之徒唯理所
載有耳無目何肯謂爾其於古人所作爲神今世所
著爲淺實遠最近有自宋矣故新制以詐刻加價弄
方以偽題見實是以古書難寶而俗儒之誣於
天也今文雖金玉而常人同之於瓦礫也然古書難
多未必盡美當以爲學者之山淵使屬筆者得來
未飽獵其中譬如東海之木長瀨之林梓豫難多而
不可謂之爲大東之壯觀華屋之弘麗也蓋美之澤
孟諸之教魚肉雖饒而未可謂之爲厥裕之盛禮儀
秋之嘉味也今詩與古詩俱有義理而益於美
方之於士並有德行而一人偏長藝文不可謂一例也
比之於女俱有國色而一人獨爾百性不可混爲無

異也若夫俱論官室而美斯路寢之類何如王生之
賦聖光乎同說遊獵而枚收虛盛之詩何如相如之
言上林乎並美祭祀而清廟雲漢之辭何如郭氏南
郭之麗乎等稱征伐而出卑六之作何如陳琳武
軍之壯乎近者夏侯湛湛安仁並作補亡詩白華由
康南陵華季之屬諸頌備高才之實文者咸以古詩
三百未有足以偶一贊之所作也且大古者事辭
素今則莫不彫飾時移世改理自然也至於詞體麗
而且堅未可謂之減於美衣輻輳而文亦未可謂
之不及惟車也書者言也若人談露故爲知有胡越
之接終不相解以此收戒人性知之故若言以易曉
爲辭則書何故以難知爲好故若舟車之代步涉文
墨之改結繩後作而善於前事其功業相去千萬
者不可復據學也世人皆知之快於藝矣何以獨文
章不及古邪

尚博

抱朴子曰正經爲道義之淵海子書爲增深之川流
仰而比之則經星之佐三辰也簡而方之則林薄之
神游歎也雖津途殊隔而進德同歸雖離於華趾而
得於典化故通人總原本以括流末提綱領而得一
致焉古人歎息於才難故謂百世爲師雖不以現非
崖山而乘絕夜之寶不以警不出聖而啓助教之言
是以閑陌之拙詩軍旅之鞠贊或詞詠室隔而不盈
十餘尺模倣亞次典謬百家之言與善一撥弄操水
者懸鑑異而救火同焉對好食者術雖殊而攻疾均
焉漢魏以來書言獨繁義義深於元淵辭辭於波濤
施之可以臻歌解於天上登嘉瑞於后土召喚雄於

大庭之外安園囿於函夏之內近辨禍亂之階遷聖
長世之祚然時無聖人目其品藻故不得時韓賦之
遂於千里之塗轉近世之道於三墳之末也拘繫之
徒枉格流廢之中舉瓶訓詁之間經奇義與謂爲不
急或云小道不足觀或云廣博亂人思而不識合編
錄可以齊重於山陵聚百十可以致數於億兆重色
重而聚衆衆衆皆難而難達和也或貴多賦說近
之編文忽薄深美富博之予書以優切之言言爲駭
擅以虛華之小辯爲妍巧真偽倒置玉石混雜同廣
樂於桑間鈞龍章於丹鳳思悠悠然可歌可慨者也
或曰若述經繁過可以曉辭藻無補救於得夫未
若德行有善之明故知問爲上而游夏乃大四科之
格學本而行末然則經文固爲尊事而君子不棄崇
其源而獨貴其流可乎抱朴子于答曰德行爲事優
劣易見文章微妙其體難識夫易見者粗也難識者
精也夫唯粗也故銓衡有定焉夫唯精也故品藻難
一焉吾故捨易見之粗而論難識之精不亦可乎或
曰德行者本也文章者末也故四科之序文不居上
然則若紙者糟粕之餘事可傳者祭畢之獨爾卑高
之格是可識矣文之體略可得爾乎抱朴子答曰豈
可以棄而無未獲則不得無箋文可以廢而道未行
則不得無文若夫翰述韻略之宏促屬辭比事之麗
密源流至到之修短遺籍決引之深淺其體絕也雖
天外意內不足以喻其遠其相傾也雖三光耀耀
不足以比其輕重清濁參差所足異其銳鈍鴻羽
金未足比其輕重清濁參差所足異其主副殊不同科
強弱各殊氣俗士唯見龍章畫紙者便舉之一例

古今圖書集成

斯伯牙所以求志鍾子期人所以格斤不遇也蓋刻
制者比肩而班枚捷絕手之稱提琴者至衆而變奏
專知音之難數焉千朝而賦驥有邊憂之價美人萬
計而威施有世世之容蓋有遠過衆者也且文章之
興德行猶十尺之與一丈謂之餘事未之前聞夫上
天之所以垂象唐虞之所以爲稱大人虎炳君子豹
蔚昌旦定章蓋於一字仲尼從周之節莫非文也八
卦生萬年之所載六甲出靈龜之所負文之所在歷
歲猶黃大甲之曆未得此焉且夫本不必皆珍末不
必悉薄譬若錦繡之因希世珠玉之居蚌石雲雨生
於腐寸江河始於咫尺爾則文章雖爲施行之術未
可呼爲餘事也或曰今世所爲多不及古文文章著述
又亦如之豈氣運衰殺自然之理乎抱朴子答曰百
家之言雖有步起皆出碩儒之思成才士之手方之
古人不必悉減也或有汪濊元噴合製作者內闕不
測之深源外播不匱之遠流其所祖宗也高其所抽
擇也妙變化不繫滯於規矩之方圓旁通不礙順於
一塗之逼促是以偏鳴鼓賦者莫能識其味用思有
限者不能得其神也夫應龍徐舉顧盼凌雲并血錢
步呼吸千里而變態怪其無階而高致驚憂患其過
己之漸也若夫馳驟於詩論之中周旋於傳記之
間而以常情覽正異以福量測無涯以至粗求至精
以甚捷探甚深難始自暨就究於振繁猶不得已又
世俗率貴古昔而賤同時雖有追風之駿猶謂之不
及逸父之所御雖有連城之珍猶謂之不及楚人之
所泣雖有振斷之劍猶謂之不及歐冶之所鑄雖有
起死之藥猶謂之不及和鶴之所合雖有越卓之人

猶謂之不及竹帛之所載雖有益世之書猶謂之不
及前代之遺文是以仲尼不見重於當時太元見重
薄於比肩也俗士多云今山不及古山之高今海不
及古海之廣今日不及古日之熱今月不及古月之
朗何肯許今之才士不減古之枯竹重所聞輕所見
非一世之所思矣昔之破琴彫絃者諒有以而然乎

辭義

或曰乾坤方圓非規矩之功三辰攝於非星曆之力
春華繁煥非漸染之采豐蔭分敷非容氣所假如夫
至貞實乎天然也義以罕觀爲異辭以不常爲美而
歷觀古今屬文之家豈能越爲異於毫端多斟酌於
前言何也抱朴子曰清音貴於雅韻究諸著作珍乎
判微析理故八音形器異而律律同韻數文物殊而
五色均徒聞讀有主實妍豈有步驟是則總章无常
曲火炮无定味夫梓操山嶺非班匠不能成機巧衆
書無限非美才不能收菁暇何必神水千里乃構大
覆鬼神之言乃著篇章乎 五味外而並甘衆色率
而皆麗近人之情愛同憎異貴乎合己賤於殊塗天
文章之體尤難詳實初以入耳爲佳過心爲快越如
忘味之九成雅頌之風流也所謂才豐梅之鹹酸不
知大羹之不致明飄飄之細巧散於沈深之弘遠也
其美具宏逸者則羅網乎元黃之表其拘束齷齪者
則屬絕於聲章之內振翅有利鈍則翔集有高卑時
進有遲速則進趨有遠近驚微不可膠柱調也文貴
豐贍何必剗害如一口乎不能拯風俗之流惡世塗
之凌夷通疑者之路販賣者之乏何異春華不爲看
提之用既盛不救冰寒之忌古詩利過失故有益而

貴今時純虛舉故有損而取也 屬筆之家亦各有
病其深者則患乎繁煩言冗申誠實欲舉而情不
覺成煩也其淺者則患乎煩而無據擬授不給皮膚
鮮澤而骨體剝弱也繁華雖則並七曜以高麗沈
微論妙則傳元淵之无則入事靡細而不決王道無
微而不備故能身賤而言貴千載顯彰焉

文學典一

惟說天人神故用故繁辭言達辭文言中事隱事編
三經而哲人之學焉也書實記言然見文如語而尋
理即暢故子夏讀書昭昭若日月之明離離如星辰
之行言昭灼也詩主言志義調同書攝風裁典藻辭
諷諭溫柔在通故附深求而訓詁花疎通乎爾雅則
文意顯然矣禮記立體弘用據事制義章條繼曲統
而後顯採拔王官其非實也春秋辨理一字見義故
觀辭立斷而訪義方歷五石六國以詳略成文雄門
兩觀以先後顯旨其義章志情辭以達矣此聖人之
殊致美矣之異情者也至根柢深茂枝葉峻茂辭約
而旨豐近而喻遠是以往者雖舊餘味日新後進
追取而非晚前修適用而未先可謂泰山崔嵬河潤
千里者也故論說辭序則易統其首論章章則書
發其源賦頌歌頌則詩立其本銘誄祝詞則禮總其
端記傳傳載則春秋為根並窮萬以樹表極遠以啓
繼所以百家騰躍終入垠內者也若東經以整式的
雅以篇言是仰山而信銅表海而為盟也故文能宗
經雖有六義一則情深而不遠二則風清而不雜三
則事信而不誕四則義直而不回五則體約而不繁
六則文麗而不淫得此比麗玉以作器謂五經之合
文也夫文以行立行以文傳四教所先符采相濟屬
德樹聲莫不師聖而建言修辭辭究宗經是以楚說
漢俗流弊不遠正末歸本不其懿歟曰三極彝道
訓深將古致化歸一分教斯五性重餘匠文章奧府
淵哉錄乎罕言之祖

正據

夫神道幽幽天命微顯焉龍出而大易興神龍見而

正據

洪範燹故繫辭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斯之兩

正據

禹良夫之詩云自有神賜賜民幸狂夫心險如山口

理學集編文學典第二卷文學總部

第六二一冊之〇七

衝鋒銳銳而正辭欲應而顧荀卿贊賦已兆其體
至魏文陳思約而蓄之高貴鄉公博學品物雖有
小巧用事連大反觀古之爲體理周要務豈爲雅
戲揔揮婢而拊美哉然文辭之有諸經譬九流之
有小說蓋梓官所采以廣厥聽若效而不已則先袒
而小入藩藩之石文乎贊曰古之嘲諷抵牾揆雄
絲麻無聲官廟合義通時頗益顯飛空戲滑稽也
大槩

最

古人公於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闕之下神思之謂也
文之思也其神遠矣故蘇軾於文思最善持千載情萬物
親視通萬里際談之閒乎故主理之聲肅穆之動衆
舒風雲而色其思理之繄乎故神理之妙神與物游
神居胸臆而志氣統其關鍵物沿耳目而辭令管其
機倪機方通則物無隱狀觀鍵將塞則神有壅心
是以陶鈞文思貴在虛靜疏瀹五藏淨去精神積學
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理馴致以得辭然後
使元解之宰將筆律而定墨燭照之匠隨意象而運
斤此蓋觀文之首術謀篇之大端夫神思方運萬途
競現現處虛寂則鋒鏑無形登山觀海於山觀海則
意溢於海非才之少將與風雲而共其笑矣又易
翰散信辭前賢乎篇成半折心筵何則意竊空而另
翰言微而難巧也是以意授於思言授於意愈密則
無隙疎則千里武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或義在咫
尺而思隔山河是以來心營術無路苦虛合章司契
不必勞情也人之數寸運運異分文之制體大小殊
功相如合筆而爲毫揭蠅頭而驚雲相視而成於

苦思王充氣竭於思慮張衡研京以十年左思據都以一紀雖有巨文亦思之氣也淮南崇朝而賦驍騎卑忠詔而成賦子建橫觀如日臨冲宜舉朝而賦驍騎阮瑀陳案而制書國術當食而草萊皆有短策亦宿構之速也若夫錢穀之士心總憂餉在應前應後立斷思思之天機駸駸路警在疑後研慮方定機敏故速大而成功慮疑故愈久而致纖難易雖殊並資博練若學淺而至遲才疎而徒速以斯成器未之前聞是以臨鑑鑑慮必有一思理覽者若苦辭辭者傷亂然則博閱爲讀書之權宜一爲採亂之藥博而能一亦有助乎心力矣若情數罷離體變還貿拙辭或卒於巧義庸孝珍至於折意藏旨外於麻匪未食料軒轅獻功煥然珍珍於思表義指文外曲致言吾不肖輩固知止至精而後聞其妙至變而後通其數伊等不能言言則輪扁不能語乎其微乎其質曰神用象通情變所孕物以就求心以理應刻鏤聲律峭牙比興結慮司契垂軌制勝

體性

人情動而形理發而文見蓋沿隱以至顯因內而
待外者也然才有庸偏振有剛柔學有淺深智有雅
鄭並情性所發陶染所擬是以筆墨虛實文苑波靡
者矣故辦理庸偏其能觀其才風趨剛柔章或改其
氣義義淺深聞其善體式雅鄭鮮有反其習者也
師成心其深又如若總其鑄堂則數萬八體一日典
惟二日連奧三日續約四日願附五日繫擗六日壯
麗七日新奇八日經靡奧雅者銘式經誥方軌儒門
者也連奧者魏宋典義理元宗者也續約者殿子

省句剽竊定鑒者也。顯附者辭直義暢切理順心者也。紫綉者傳喻隱采燁煌炫惑者也。壯麗者高論宏裁卓犖異采者也。新奇者摭古證今范範離麗者也。輕靡者浮文弱植瑣屑附俗者也。故雅與奇反奧與顯殊繁與約外壯且輕秀文辭絕某範圍其中矣若夫八體應選功以學成才力所中聲自血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吐納英華莫非情性是以賈生發舒故文章而體清良卿微說故理理而辭溢于雲沈叔故志隱而味深子政簡易故昭而事博王充探竅故放裁拙而思勝平子淹通故虛周而深密仲宣肆銳故穎出而才果公幹彰揚故言壯而情駢詞似倣儗故暫逸而調還寂夜懷快故興高而米烈安仁輕敏故放鋒登而韻流士衡於東故情愴而辭麗顏延之以推表裏必得豈非自然之極致乎氣之所隨感觸有以推來移步傾陷因習新採染功在初化穆成略定難可朝拔枚童章子靡靡必先雅製洽根詩葉思聰自聞八體雖殊會通合數得其象中則幅輳相成故宜舉藝以定智因性以練才文之司南用此道也贊曰才性異匠文辭繁寔篇爲廣恨甚質骨醜雅風馳敵注巧未若亦不擬真功治斷靡

風骨

詩總六義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氣之符契也是以悵懷述情必始乎風沉吟鋪敘莫先於音故辭之特肖如體之精愜情之含風容形之包氣結言立端直則文竹成爲意氣駿爽則文風清若若豐澤克端風骨不飛則振不夫辭質無力是以綴慮裁篇務殺守氣剛健既實輝光乃新其爲文用譬征鳥之

文學典

使聲也故諫於骨者所辭必精深乎風者通情必顯
 博字聲而辭結響貌而不滯此風骨之力也若稱
 義肥而辭結響貌而不滯此風骨之力也若稱
 氣則無風之驗也昔潘岳錫思華嚴聖才翰筆
 乃曰自龍駿也相如駟仙氣凌凌才高為辭宗通其
 風力道也能聲斯要可以定文技術或違無務繁不
 故便文稱又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
 改故其論孔融則云體氣高妙論徐幹則云時有齊
 氣論劉楨則云時有逸氣公幹亦云孔氏卓卓信令
 異氣若雲之慘然不可勝重氣之旨也大其聲備
 色隨氣自步肌豐而力沉也鷹牛之采翰飛反天竹
 勁而氣猛也文章才力有似於此若風骨之末則風
 骨附林不之風骨則附風文固唯幾瘦而高則固文
 骨之所故也若夫潘岳詩經之冠則集于史之南洞
 情以曲而體然後從于甲新忌離奇辭略體
 文之清而不亂變矣謝奇而不韻若骨未圓風
 骨未滿而語略變見其新作通變巧意應敗亦多
 若夫詩奇字既陳而成於夫則若云新尚體變弗惟
 其變弗師於是若新體術多門各適所好明者弗援
 其變弗師於是若新體術多門各適所好明者弗援
 使文明以健則風骨峻焉體光華能明諸慮何遠
 之有哉贊曰情與氣併稱其體並文明以健其體乃
 駘駘彼風力賦此骨健才鋒峻立得來克納

通變

大設文之體有常變又之數無方何以明其然邪凡
 詩賦書記名理相因此有常之體也又謂氣力通變
 則久此無方之數也名理有常體必合於故實通變

理學通編文學典第二卷文學總部

無方數必酌於新聲故能變無窮之路飲不竭之源
 然變短者故謂是度者機字非文理之數蓋乃通變
 之術疎耳故論文之方皆舉本根於上而同性
 吳味晴陽而品品矣是以九代廣於黃世獻歌
 斷竹質之至也唐歌在昔則廣於黃世獻歌
 文於唐時夏歌繼焉於唐代商周則什麗於夏年
 至於序志遠時其操一也豈楚之發文也則人漢
 之賦頌形為楚世魏之策制韻集漢風管之辭章
 望幾未確而論之則黃唐淳而質夏商質而辭商
 麗而雅楚漢侈而麗魏晉清而雅宋初麗而新從質
 及訛編近獨清何則就今陳古風未氣衰也今才類
 之七刻意學文多略漢魏師範宋集雖古今備閱然
 近附而遠錄矣夫青生於藍鮮生於菑雖論本色不
 能復化扣若山云子見新進麗文美而無採及見到
 揚言辭常載有得此其驗也故錄青澤綠必歸藍
 嬌訛翻遠宗經諸斯附乎資文之間而隨括乎
 雅俗之際可與言通變矣夫潘張辭貌漢初已極自
 茲厥後猶復相因雖辭者出繼而終人龍內收東七
 登云通變今東海縣洞分蒼天相如上升云視之無
 登攀之無涯日出東月西西陲西陲廣成於大地
 虹洞洞無端涯天明出東月西陲西陲廣成於大地
 入日月天與地香張衡西京云日月於是乎出入象
 扶桑於深池此並廣廣極狀而五家如一諸如此類
 莫不相循參伍四章通變之數也是以現略文統宜
 宏太體先博覽以精閱總綱紀而攝其然後拓開路
 正調健長樹遠取從各持其情以會通員氣以適
 變求如冠虹之會霄尤若長雁之振良通觀順之文

矣若乃離解於僻解於微乎一致此庭園之題雖登
 萬里之遙步設費曰文律連周日新其業變則其久
 通則不之變時必果來微無往乎今制奇奏古定法
 定勢

夫情致異文變殊術莫不因情立體即體成勢也
 勢者乘利而為制也如機發矢直曲曲端同自然之
 趣也聞者現體其勢也自轉方者矩形其勢也自安
 文章體勢如斯而已是以模經為式者自入典雅之
 懿勁駢聯者幸垂繁辭焉激水不瀾枯木無陰自
 然之勢也是以繪事國色文辭盡情色樣而大馬殊
 形情交而雅俗異勢銘範所擬各其司匠雖無嚴邪
 難得踰越然酒乎文者非盡舉勢奇正難及必兼解
 以俱通剛柔雖殊必乘勢而適用若愛典而忌舉則
 兼通之理偏偏復人乎乎棄失執一不可以獨好也
 若類鄭而其篇則總一之勢雖是楚人對不異而兩
 難得而俱售也是以括囊謹體切在銓別宮商朱紫
 隨勢各配章去泰求則準的乎推須賦頌歌詩則羽
 儀乎清雅有微言移則楷式於明助史論序主則帥
 絕於嚴要銘詩則則制於弘深遠珠七辭則從
 事於巧製此循體而成功勢隨而立功者也雖復契
 會相參節文互錯五色之錦各不以未為地美相
 謂稱文家各有所長或好浮華而不以實嚴或美衆
 多而不見要約陳思亦云世之作或好煩文博採
 深沈其旨者或好難言辭自分受情者所習不同
 所修各異其勢味也劉楨云文之體指實難窮使其
 辭已盡而勢有餘天下一人耳不可得也公幹所談

頗亦兼氣然文之任勢勢有剛柔不必壯言慷慨乃
加勢也又陳雲自擬在日論文先附而後情尚勢而
不取優渥及張公論文則欲宗其言夫情固先於勢
實渥澤可謂先達後能從其失自近代所入主好說
巧原其爲體此等所擬嚴整式故等筆取新察其
其意似難而實無他術也及正而已故文反正爲之
辭及正奇效奇之法必順側文句上字而抑下中
辭而出外回互不常則新已耳夫通動矣坦而多行
捷徑者趨近故也正文明白而常務反言者適俗故
也然審會者以意新得巧苟異者以失體成怪怪練
之才則性正以馴奇新學之銳則迷奇而失正勢流
不反則文體遂弊矣其情則無思無智曰形生勢
成始本相承蓋絕似現失致如羅因利暢節情采白
凝狂轉學步力止等陵

情采

聖賢書辭總稱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虛而淪淪結
木澗實而華華振文附質也虎豹無文則鄰同犬羊
犀兕有皮而色資丹漆質待文也若乃綜述性靈敷
寫器象鑠心爲辭之中微辭魚網之上其爲彪炳綺
采名矣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
二曰聲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雜而
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情發而爲辭章神理之
數也若經典典義言不文故知君子書言未貴質也
老子疾爲故稱美言不信而五千精妙則非美矣夫
莊周云辨麗萬物謂藻飾也韓非六經未辭說謂詩
說也紛麗以說說藻飾以辯麗文辭之變於斯極矣
則味李老則知文質附乎性情詳覽莊韓則見華實

過乎浮侈若擇源於源涇之流枝轉於邪正之路亦
可以駁文采矣夫鉛黛所以飾容而粉黛生於淑姿
文采所以飾言而辭藻本於情性故情者文之經辭
者理之緯經正而後緯成理定而後辭暢此立文之
本源也昔詩人什篇爲情而造文辭人賦頌爲文而
造情何以明其然蓋風雅之興志思蓄憤而吟詠情
性以諷其上此爲情而造文也諸子之徒心非鬱陶
苟馳夸飾聲聲約世此爲文而造情也故爲情者要
約而爲實爲文者淫麗而煩蓋而後之作者採藻忽
其遺棄風雅近辭賦賦賦體情之製曰疎遠文之篇
愈盛故有志深詞艷而汎詠寧壤心繼幾務而虛遠
人外真率弗存翻其反矣夫桃李不言而成蹊有實
存也男子樹蘭而不芳無其情也夫以草木之微依
情待實況乎文章遠志爲本言與志反文豈足徵是
以聯辭結采將欲明經求道辭詭則心理愈實固知
翠綸桂餌反所以失魚言隱榮華殆謂此也是以宋
錦梁太惡文太章貴實窮曰貴乎反本夫能設模以
位理擬地以置心定而後結言理正而後擴義使
文不滅質博而不滿心正而後結言理正而後擴義使
乃可謂雕琢其章彬彬君子矣貴曰言以文遠誠哉
斯驗心術既形英華乃顯吳錫好游辭徒徒繁彩
奪情味之必厥

綜裁

情理設位文采行乎其中剛柔以立本變通以趨時
立本有體意或偏長趨時無方辭或繁雜義要所司
職在銘裁兼括情理據據文采也規範本體謂之銘
習故浮詞謂之裁裁則華穠不生銘則領領昭暢

擬議之審分斧斤之斷則矣辨捷技指由侈於性附
賢懸就實侈於形二意兩出義之駢枝也辭雖重句
文之賅實也凡思緒初發辭未苦難心非推辭勢必
輕重是以草創鳴筆先標三澤麗端於始則設情以
位體舉正於中則酌事以取類歸餘於終則綴辭以
舉要然後舒華布實歡節文藻是以外美材既斷
故能首尾圓合條貫始終若斷不紊足而委心逐辭
異端最至研實必多故三澤麗端於始則設情以
制足見其疎字不得減乃知其密精論要臨臨略之
體辭心實句極繁之體詞繁與略適分所好引而伸
之則兩句數爲一章約以貫之則一章漸成兩句思
辭者善數才最善善辭者善辭者善辭者善辭者
辭者善數才最善善辭者善辭者善辭者善辭者
重則義顯字則而意顯則短乏而非辭辭數而言
重則義顯字則而意顯則短乏而非辭辭數而言
艾繁而不可刪清略而不可益者二千者可謂謹密
茲而晚繁略矣至如士衡才優而縱辭尤繁士龍思
劣而雅好清省及至論機美恨其多而楓清新相
接不以為病蓋張氏及于耳夫美稱製求修短有度難
極其求不能領補巧猶難繁況在乎拙而文賦以爲
極格勿謂庸音足曲其識非不覺乃情苦支策也夫
百節成體共發榮衛萬趣會文不離辭情者情明而
不繁辭速而不溢非夫錫裁何以行之乎贊曰蕭章
戶隔左右相離辭如川流源則汎濫權衡損益斟酌
遺淡安繁辭雖弛於員擔

聲律

夫音律所始本於人聲者也聲合宮商而聲自血氣先
王因之以制樂歌故知尋人聲聲非非尋者也故